



四、  
失去了時間的空間，只有超脫於象外的人生情境才能摸觸到它，欣賞到它；那末，現在惟美呢，在他底知識領域裡，本無所謂思想方法，或者對於事物形相底具體觀念。但是，當他淺淺地覺察到那禪院裡底楓葉山花無心飄落，和山居人家底燕子秋去春來，在晨鐘暮鼓象徵着心靈警告的提示中，他才意識到那徘徊於塵世之外的小禪院，原竟是停留在失去了時間底空間裡。他感覺五年前生命轉捩時候的遭遇，正如殿前楓葉底瞬間飄落，他簡直對五年前的事幾乎失去感覺了。

「愛」正為心領身受的時候，怎麼會體驗出時間？時間就這麼在「愛」者心靈底海上划過去的。  
「惟美！」師父深沉地說。他的穿透塵世底眼睛注視着灑滿禪院的夕陽餘暉。「你算算你到這裡來有幾年了？」  
「到這裡？」他突然緊張起來，他感覺師父的話未免有點逾常，同時，他從來也沒想到時間的問題。於是他沉默了一下，並且經過短暫的思攷才說：「啊，師父，五年整了。」  
「你來的目的呢？」他瞅了他一眼，惟美底臉就一紅，師父又說：「我說你來這裡是為什麼？」  
「這又難了，為什麼呢，還不是當和尚！」他想：「師父怎麼這樣簡單。」  
「做和尚？」他清脆地回答。  
「小吉陀——給我弄一杯茶，

給惟美帶一張凳子。」他說：「惟美，我說你做和尚又是什麼緣故？」  
「做和尚的緣故？」  
「唔」。老僧呷了一口茶。  
「做和尚的緣故……」  
「唔！」老僧沉重地哼一聲。  
這可真把惟美難住了，在他底生活裡只有誦經，梵唄，海青，袈裟，(他已受了戒)，師父，吉陀，打掃庭院，耕耘菜園，別的他思想到什麼呢。雖然，師父一嘴的利人啊，救世啊，苦行啊，無我啊，太多了，這竟使他對這一個淺薄而單純的答案，張惶失措了，他竟不知從那裡開始說起。但是，他心裏總是力辯：「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靈這樣爭辯。  
他的臉掙扎得通紅，而口裏却喃喃地吐不出一個字。  
「惟美，」老僧說，「——你來並不是為當和尚而當和尚。」  
「和尚並不是空洞的名詞，他是負荷一種苦世人之苦，樂世人之樂的沉重的任務的！那末，你對你的目的還有一個具體的概念，這個責任放在我身上好了。」  
「哦哦！」惟美喃喃地附和。  
「當和尚不光是被救，同時也是救人！當和尚不光是收獲別人的食糧，同時也是給予別人！當和尚不光是寺院裏當，還要在塵凡裏當，到地獄裏當……」  
「哦哦——我知道師父！」  
「因此，」老僧冷峻而莊嚴地說：「惟美，我說了半天的教條，並不是為流放你，把你推出門外，而是說——現在，你該要去救人了，給予了，到塵凡去了，到地獄裏

去了，到一切衆生不堪忍受的地方去代他們忍受了……那就是如來正法！」  
「師父？」他茫然地叫一聲。  
「惟美！」  
「師父！我是獨自兒去打天下」了？」  
「也可以這麼說，但是並不是流放你——你知道，這是如來家業。」  
「……」  
惟美哭了，這是他入寺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傷心流淚，他感師父既慈愛也寡情。  
「惟美，準備明天下山吧，吉陀為你收拾一切，吉陀——聽到了麼？」  
「是的，師父。」  
「師父！師父！明天就要我去麼！」  
「唔」，老僧冷森地站起來：「別那麼兒女情長的，惟美！」  
「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師父呢，我的命是師父檢來的呢。」  
「說不了，也許在短時間，也許此去就再無法見面了——師父老了，朽木頭能作幾年大樑。」  
「師父……」他淪涼地叫。  
「別那麼惟美，我並沒有教你留戀我，佛陀也沒有留給我們這些……」  
「師父！」  
「別那麼了，惟美！」老僧一提海青，邁開沉重而荒涼的脚步，到禪房去了。  
第二天，惟美起床時，吉陀告訴他說，師父下山了，他老人家關照，有好幾天才能回來，他說：也不必道別了，道別是人生旅程中的

一種多餘的浪費。……於是小吉陀幫着他收拾行李和衣物。

惟美一邊收拾行李，一邊看着一切接觸過他的東西，心靈有酸涼的悲傷。當他提着行囊，走到院落中，看了看殿上佛像，不禁又泛起一陣酸楚，淚水留不住的落下來，小吉陀楞楞地望着他。

他默默地伏下身子向佛像拜了三拜，心靈在顫抖地說：「佛陀，分別了，不知又何時才能……」他又哭了。

「惟美——小吉陀叫。」

於是，他才站起來，他們一同走出山門，又回轉頭，向這座曾經寄托生命的地方留下最後一雙淚眼，便一拐一彎地下山了。

很遠很遠，他回頭向山上望望，小吉陀模糊地向他招着手，他也舉起手臂回答他，那是說：「我們在什麼時候相逢呢……」

五、

在一種孤獨的旅程中，時間便拉長了，因此，山中的回憶，便海潮似的向他湧來。

他記得，不但他的生命，就連做和尚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師父留給他的。他從師父那裡學了許多以往不知道的東西：比如，怎麼談經，怎麼傳道，怎麼超渡亡魂，以及向世人表現佛陀底思想。

有一次，他記得還幫過附近一個寺裏去放餓口，那一次他得到三塊銀元的酬資，因此，他研究到：和尚也有方法賺錢？但師父為什麼不幹呢？他想：放餓口，念經渡，超渡亡魂，收徒弟，這是和尚的生活方式麼？那末念佛參道捨身救世與這些又有沒有抵觸呢？他懷疑當

和尚的也有許多不可解的地方。

關於這一套是從那一個他去放餓口的小寺裡看來的，好像那個小寺院幾乎和師父這裡有顯著的差異。因為，在他師父那裡五年就沒看過放餓口賺錢之類的事。不過，據那一天放餓口時，有個大和尚對他說：「和尚的事業就是做佛事，渡亡魂……」但是，他師父從沒有這麼說過。而在他呢，對這件事的看法，既不贊成，也不反對，他以為放餓口倒不是一樁壞事，因為這件事很能解決他們的生活，不然又那兒弄錢呢，而指望徒弟，也不能養活一輩子呀，他這樣揣摩着。

惟美的師父學的是禪宗和淨土宗，惟美則叫他師指示學淨土宗。他師父很像個開古董店的，雖然他對師父身世和知識像對海一樣的摸不到底，倒底他也學了不少，所以他很崇拜他師父那一套。因而，他離開師父以後的生命法則是：念佛是服膺師父的教義，放餓口，收徒弟，則是生活的方針。

「沒有高深的道行，是收不到徒弟的；沒有熱練的梵唄，也沒有人請你放餓口。要有道行就必需苦練一番，至於放餓口，還是次要的。」他考慮到這些：「因為放餓口並不是師父的傳統。」

現在離開了師父，雖然淒涼些，但，對付傳道與生活這一套總算混到了，不管是生活還是傳教，這一套是游泳人海的良好救命圈。——「哪裏去呢？」他下決斷了：「回家去！回家去！怎麼來怎麼回去！第一個去救他們——曾經以語言和行動侮辱過苦難者的他們那一群，他們是充滿了世人病的。」在一番決心之後，他便帶着出

家人的虔誠，和梁孺子時代的虛心回家了。為了要表示他的大無畏和堅決，他就要回家，他認為他家鄉那一批人，必需請「佛陀」去改造，讓觀世音的聖水去沐浴一番，才能去盡一切的污濁。不然的話，那將成為魔軍的老巢；他心裡說：「我要渡他們！我要渡他們！我要改造他們！我要改造他們！」

「得！得！出妖怪了！喂，鐵樹開花了，公雞下蛋了……」反常了……當人們當中第一個發現他出現在自己家鄉的村緣的時候，那個人叫。於是有很多人發現了他，也和着叫。

「嘿！梁孺子！別小看他喂！準是什麼神仙下界的喂！不就是佛祖手下妖怪偷着下凡的喂！不然怎麼又還魂呢，別惹他發了火喂！」——「內中一個老頭子咕噥着。」

「是啊，他是神嗎？」一個老婆婆懷疑的說。

他到家鄉的第一天，人們就吓楞了。而大膽的都說他是妖魔，小膽的就說他是菩薩；總之，他現在沒有人敢惹了。他每到哪裡，人們，尤其是小孩子都遠遠的隨着他，但不敢接近他，好像他就是神和妖的綜合化身，人們既崇敬他又恐懼他。所以，他就在那種神與妖的夾縫中生了根。

有個把月，人們在一座山上搭好了一棟茅棚開始向居民傳播福音，間或滲雜在別處和尚為鄉人放餓口時候，人們才正式了解他不過是一個人——一個遊方的和尚，企圖在這裡傳道，收收徒弟罷了。事實，就在這短短的個把月當中，凡是好奇的年青人，恐怖於鬼神的女人小孩，企求來生福報的老

頭子老婆婆，求財求壽的地主，商人，還有些少數自動投入佛海的知識份子，都成了他的皈依弟子了。而往者反對他的人以及事後了解他的人，也只好偽裝——為佛陀的緣故，他們才皈依他。

這以後，於是他有充分的供養可以供他的生活和傳道，他有決大多數的群眾支持他。

一年後，這個小小的縣境中，惟美的風就吹進每個人的心靈，甚至這裡縣太爺的兒子也皈依了他。據說：這縣長的兒子，因為有個瞎子說他命裡犯沖，非拜個師父才好活下去，為了這個，縣長便領着兒子皈依了他。這樣，更增大了他的聲勢，那麼，這一方也就成爲梁孺子的教區。

以前，他最擔心的生活問題倒出乎意料以外的解決了。然而，他又打主意了，不，他有了較優厚的生存條件，就想到了潛修，他知道一個不學無術的傳道者，在道場中是騙不了群眾的。因此，他要下決心閉關了，他了解，成功的果實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和尚也是一樣，要得做法師，講大座，就必需活埋一番。

閉關了。這在出家人是一件慎重的事情，所以他底遠遠近近的弟子們都集中來爲他的閉關而舉行一次隆重的典禮，什麼匾額呀，對聯呀，字畫呀，點心呀，米呀，錢呀，哦！都來了，一大堆一大堆，像一陣颱風，又把他投入了物質的漩渦。晚上，他入夢的時候發現：那一大堆的禮物正向他展開媚眼，一塊塊袁大頭白花的向他放光，一幅幅歌功頌德的匾聯向他逼着阿諛的逢迎的笑；它們好像說：哦！大

法師！您多麼崇高！您多麼偉大！您多麼富有！……忽然，牆角裡游出來一條蛇，刷地向他衝過來。哦！他猝然醒來，竟是一場活生生的夢，不過，那一大批禮物，全像些死屍僵直地躺在那裡，沒有一點生氣。

六、

出家人閉關，除了他有堅強的忍耐與自我控制力，否則和監獄裡的囚犯決沒有兩樣；在惟美的閉關生活中，開始在時間上的煎熬，一如囚犯者面對漫長的三年有期徒刑；但囚犯是沒有自由的，而閉關在精神活動和物質供應上都有絕對的自由，這一點便是監牢和關房在本質上的分野。

惟美把大部份時間交給佛經，他像蛀虫一樣啃噬它們，其次則是念佛和膜拜，外加一點額外空閒會客，在十天裡再抽出一天寫手抄本的經典和看一點社會科學的書，他把每天時間支配得非常緊湊，當清晨三時便摸索起床，做朝課，五時膜拜，七時開始讀經，下午二時會客，三時又開始讀經，五時以後便是晚課繼之以念佛，間或看些社會科學書籍，到十一時就寢，他就這麼把生命交付了釋迦牟尼，這種閉關在名義上雖是淨土關，而實際呢，却是道道地地的讀書關，因為，他所缺乏的，正是他接觸人海所需要的高深學問，他似乎有一種野心要為釋迦牟尼做點像樣的事。

他口中喃喃地念：「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大比來千二百五十人俱……」那種聲浪在初冬的午夜是具有無比的靈魂啓示的力量，他朗朗地從丹田運用那種先天的來自智慧的天籟。

夜流過去，流過去，今夜特別遲，最後，他終於為一種長期的疲勞轟炸把他讀經的聲音壓了下去。……冷不防一陣靜默，一個瞋沖，他底額角和掉上預置「警告愈墮者」的石獅子的嘴唇接吻了，那獅子嘴唇的突出部份把他底頭吻出一個大疤來，大疤上有一滴滴殷紅的血流下。

「獅虫！獅虫！」他揉了揉額角，他罵。「出血了！」看看手，隨便拾一點香灰揉在疤上。他感覺自己的血比小姑娘的淚還多，他沒理他，又喃喃地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那微妙不刻，他又沉入了迷惘狀態，而他底靈魂則投入了金色的憧憬，有飄然歸入佛陀世界的體驗，似乎那喃喃持受經卷者，不是他白骨血水混合的肉體，而是那托白蓮的聖者法身。他興奮於這種下意識的催眠狀態，事實，他正為直覺上的自喜於小成的魔魅所困擾。

「化啦——」屋簷上有幾片瓦響起來，忽然這種人奇突的響聲撼動了他。當這單調而奇突的響聲沉沒下去，他又迷留於頃刻以前的境界，他的嘴唇和心靈都在輕輕地顫動，額角上的血珠子，還有一粒挂在那裡。「和尚，站起來！」壞了，並不知從何處擲下來一

聲冷酷的口令。他頓時為這種聲音震動。

他僵直地站起，但沒有見到任何不利於他的特殊形相，而那瞬間發自暴徒式的對吼，似乎不在屋內，也不在屋外，他鎮定一下情緒，自然地擺動一下身軀，正待重新入於他底讀經三昧——

「別動！」有聲響更嚴厲地命令他，他才理智地緊張起來：那不是假相，也不是夢，那是殘忍的現實，這聲音正來自他底小窗外。

「車轉身！」他轉過來，在閃爍不穩的燭光下，看到小窗玻璃片上有一隻蓬頭怒目的腦袋印在那裡，並且充分暴露着毫無情感的刻毒與自私。那暴徒手中有一支小小的手槍，槍管也在玻璃上刻劃出來，那支槍正向他作射擊描準。

「要什麼，說吧先生！只要我這裡有……」

「什麼都要——」唰唰——他感覺通向廁所的小角門有一陣慘痛的破裂哀嚎，跟着角門刷地垮下來，窗外的夜行客並沒有為這種響動所吓倒，相反地，他却裂着嘴角笑了。這時，和尚才知道這角門外的響聲原是這個的同道，而窗外的人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哨兵。「這是有企圖的災害了」，他想，他默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在他默念時，角門外冷酷不調和的脚步聲和人影便插進了他底聽覺和視覺。「好了，你到外面去——」放哨

！這和尚——我們收拾。向後轉——和尚！他服從他們，又把身子轉過來。

「梁癩子！嘿！你可抖了？簡直是癩狗乍得一身毛——嘿！」惟美感覺週身每一個細胞都分裂了，也清醒了。這發號施令者想不到竟是十多年前曾經向他臉上捏鼻涕的金老義米店老闆的小兒子，好像叫金阿財什麼的，他從那暴徒一對老鼠眼裡認得出是那孩子。「阿彌陀佛……」他心裡嘆息一聲。

「阿財哥，是怨！」他說。「我——？」刷地一記耳光擱了過來，「誰認識你——梁癩子？」

「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這個娑婆世界連個……」他覺得有淚癢癢地爬上鼻尖。

「梁癩子都翻了身，這個世界還成個世界？別楞站——阿九！抄呀！」

那小暴徒閃動着漆黑的老鼠眼監視着他，一方面指揮着兩個不熟悉的傢伙向這棟小茅蓬作全面而澈底的掃蕩！

第一個遭殃的，是裝金的阿彌陀佛小像。「是金的！」一個暴徒驚叫：「啊，連這泥像兒都是金的！」那金裝的佛像便被金阿財一把搶過往腋下一夾，那暴徒望他做了一眼沒敢哼聲。而後，香爐，燭臺，糕餅，米麵，點心，衣服被子，糖，鹽，鞋子，念珠，拐杖，零鈔，銅板……全都入了三暴徒的手，於是這雖不貧窮也不富足的和尚的家，就在這冬天子夜時壽終正寢。可是他們還算有點預算以外的天良

，就是和尚的佛經，他們却沒動他分毫，因為它們實在是沉重而愚笨。

和尚瞪着一雙淚眼看他們爲自己搬家，雖然這些東西無足傷害他佛教徒的慧命，但這血肉的可恨的肉體，在明日破曉後，將要向它底主人伸手了。如果不是這累贅的肉體，那就自由了。他想。

### 廿四、人乘爲基

印光大師生平弘揚念佛法門，所以能博得千萬萬信徒的熱誠擁戴，不僅因念佛法門易行，實由印公生平言論，多以人乘爲基礎，對於現實人生的修養，切實有益之故。試讀印光法師文鈔，處處講到：「克己復禮，閑邪存誠，父慈子孝，兄弟弟恭，夫倡婦隨，主義僕忠」，無非是人乘的倫常之道。但印公與專講道德者亦不同，一面又導人嚮往清淨佛土，使人乘道德與出世佛法打成一片，如此則世間法與出世法，兩得其全。

## 筆隨軒心滌

### 廿五、修心爲本

常人對於念佛、參禪、持咒、拜佛、止觀等事，謂之「修行」，其實應以「修心」二字，較爲適當。因修行的範圍很廣，念佛、參禪、等是修行，講說佛法或以文字討論宣揚佛法，亦不能說它不是修行。但以言語或文字講說佛法，雖亦可云修行，却不能說是

那金阿財搬弄了一陣之後，又進來了。毒辣辣地向他走來，把手伸向他。「洋鈔，鈔票，銅子，統統拿出來！」那小暴君瞪着黑眼珠子。

「不是全給你們搜去了？」

「搜的是你騙人家的東西，我說的是你徒弟給你的銅錫！」

「騙人家的？……不是都在

修心。我們學佛的人，對於念佛、參禪、持咒、止觀、等等的修心法門，應任擇一門日常用功。因爲心是言行的主宰，心正則言行俱正，心邪則言行俱邪。若不知修心而徒忙於言行，勢必言論狂謬而行失常軌，利他不足，害他有餘，危險之極。深望教內道友，幸勿侈談利他而忽略本身的修心功夫。

### 廿六、光中持名

鄭韋庵居士所著念佛四十八法之中，有一「光中持名」一法，我實驗覺得益。茲錄原文如下：「一、聲者心聲也，光者亦心光也；心聲旋繞之處，即心光煥發之處，安住於心聲中而念佛，即安住於光明中而念佛也。此亦勝境，能滅心垢，宜勤習之。」如能依照此法念佛，則心光與佛光交映，心光與佛光打成一片，滅除煩惱，收效極大。

### 廿七、行易知難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舉飲食、用錢、作文等十事，證明行易知難的真理。我們研究佛學，更深信行易知難的不謬。天下最難知者莫如佛學，天下最易行者亦莫如佛教。

你們手裡！阿財！」惟美心頭微微有點發燒：「被搶掠還要被侮辱，忍受損失還要被毆打！」

「刷！刷！……」小暴徒刷地又落下一陣手掌，似乎被打的是他自己，於是越打越來火。

惟美的臉，鼻子全出血了，眼皮被掌頭打腫起來。

「強盜！富豪出身的強盜！偷

胡適博士曾著中國哲學史，上冊已印行很久，下冊至今流產，據說因爲漢代以後的中國哲學，牽涉到佛學，但胡博士對於佛學未能搞通，所以中國哲學史下冊至今未能問世，胡適博士在世法學術上，可說少有的聰明人了，尙且搞不通佛學。其實胡博士雖聰明，終究是凡夫，不能搞通佛學，亦不足怪。法華經上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佛法之難知，由此可見。但佛法雖如此的難知，亦有其易行之道，一句彌陀，是了生脫死的妙法，雖一字不識的人，亦可依法修行，所以稱爲易行道。從前葛濟之妻，家貧織布度日，有僧教以念佛法門，終日持念不輟，在布機上，擲一梭念一聲佛號，習以爲常。後見彌陀現身於虛空中，光明照耀，臨終蒙佛接引，往生極樂。所以佛教雖難知而實易行，現在做了一首行易知難的歌如下：

難難難 胡適博士不能辦  
易易易 紡織娘娘生了西

唐 湘 清

米吃的老鼠的……」

「來！來！來！這這這和尙還敢罵人！喂！喂！這暴徒一招呼都擁了進來，撲着和尙一陣亂打！」

「挖牆角！掘地皮！」

這班人又一陣亂忙。

「挖不出銅錫來！」

「把禿頭吊起來煉金鋼！」

「燒廟子囉——阿九喂——」

一個人向外面叫。

和尙在奄奄一息中被吊起來懸着空，身上衣服被他們撕得稀爛，一臉的血，全身暴起青腫的傷痕，在這個殘缺者的身上已抽不出一點熱和力了。此時，他是一具善良而帶點倔強的僵屍掛在牆上。

窗外的火呼嘯着上了房子，入了窗口；烟，火種，乘風鑽進來，門窗着了火，桌上佛龕和佛經也着了火，床鋪字畫着了火，這棟茅棚被火侵凌着，那強盜之後的殘餘漸漸更殘餘，惟美在死的邊緣，只是「啣！啣！」地在胸腔裡透出絲絲微弱被烟火刺痛肺葉的最後之掙扎。

曉風瑟瑟地在漫野山谷中叫囂，山下有啾啾的鷄鳴，在曉風裡也可聽到疎疎落落農夫吃牛的口哨。

「火？火！」

「火呀！救火喂——」這是曉風裡傳來第一個人的救火聲。

請批評！

請訂閱！

(未完)